



把紅旗插上井岡山

長工講 柏峯記

7110

把紅旗插上井岡山

長丁端 柏峯記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北大街1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1印張 15,000字

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20,000

統一書號: 11009-24

定價(7)一角一分

把紅旗插上井岡山

長工講 柏峯記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目 次

一	动荡的1927年.....	5
二	第一次打击.....	9
三	向井冈山进军.....	13
四	改造一股旧式地方武装.....	18
五	毛朱会师后的新形势.....	20
六	井冈山的战歌.....	25
七	不屈的井冈山人民.....	30

西江月

井岡山

山下旌旗在望，
山头鼓角相闻。
敌军围困万千重，
我自岿然不动。

早已森严壁垒，
更加众志成城。
黄洋界上炮声隆，
报道敌军宵遁。



一 動蕩的1927年

提到井崗山的鬥爭，就不能不提到1924-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前後的一些情況。

那時候我還是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，我也和其他的革命青年一樣，總以為中國人民在這次大革命風暴中，可以得到翻身。當時我受中共黨的委託在洞庭湖西區擔任農民自衛軍總指揮，並且是該地區的黨委書記。我們的工作就是搞農民運動。在大革命時期，湖南的農民運動在共產黨領導下搞得如火如荼。農民群眾發動起來之後，他們把鄉村的政權掌握到自己的手裡，從前的統治階級只好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。我現在還可以想起當時群眾鬥爭的偉大場面：例如在1927年的元宵節的晚上，離我們駐地不遠的益陽郊區的農民舉行了大遊行，成千上萬的燈籠和火把，組成一支聲勢浩大的群眾隊伍，走向益陽“縣官老爺”的衙門里去示威。他們要求縣官停止征收各種苛捐雜稅，他們把耕牛牽到縣衙門里對縣官說：“我們的牛沒有飼料了，請縣官想辦法養活它吧！”這位縣官老爺吓得連夜帶著老婆兒女從後門口偷偷地溜走了。

湖南廣大的農民群眾團結在農民的協會的周圍。而農民協

会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，所以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，一般都是健康的。革命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胜利果实，他们推翻了地主武装，各地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军。农民不仅同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作斗争，并且着手从事乡村建设，如修马路、筑桥梁、建塘壩、办学校等等都搞起来了。新的风气建立起来了，劳动被看成是最光荣的事情，不劳动的人在农村中看不到了。这个翻天覆地的农民运动，农民都说：“好得很！”而反动派却在旁边叹息，硬是说：“糟得很！”

反动派不喜欢农民运动，这并没有什么奇怪。他们不敢正面进攻农民运动，他们只好在背后散布一些谣言，说什么“不得了啦，共产党在乡下已经实行共产共妻啦”，“凡是四十



井 岡 山

岁以上的人都要被共产党杀光了”，……在北伐軍中也散布謠言，說什麼“兵士們寄回家去的月薪，統統被农民协会沒收分配了”，“軍官的家庭即使是个普通农民也要被斗争”。敌人散布这些謠言的目的是非常毒辣的，想挑撥共产党跟基本群众的关系。当然，受过革命影响的劳动人民是不会受騙的。可是在某些城市，由于我們党的宣傳工作做得不够好，因此有不少人——主要是社会中的上层分子，听信了謠言上了当。反动派屠杀革命群众，也是从城市开始的，这是因为敌人在城市里的力量比較强大。

你听说过1927年的“馬日事变”嗎？馬日就是5月21日的代号，那天晚上10点鐘左右，許克祥的队伍突然圍攻省总工会、省农民协会、省党部、及妇女、青年等革命团体。虽然有工人糾察队仓促应战，但終于因为事先沒有准备，結果失敗了。那天晚上被反动派屠杀了不少革命同志，至今也沒办法統計出来。这个反革命叛变的消息傳到長沙附近各县农村中去了，立刻激怒了广大的革命群众。共产党员組織了十万农民大軍，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，浩浩蕩蕩向長沙进军，团团地圍困了長沙城。要是那次坚决打下去，是可以打敗許克祥的反动軍隊的。（在長沙的許克祥部队只有不足数的一个旅，且装备也不整齐，仅有千把支枪。）但是坐在武汉的陈独秀，却怕“引起整个局势的变化”，就宣布取消了进攻長沙的命令。因此，十万农民大軍个个都垂头丧气地退下来了。并且使各地正向長沙进军的农民自卫軍被迫撤回原地。从此，湖南的反动派的气焰更加嚣张了。

世界工農群眾永遠
地記着這是革命先
烈的血跡
朱德

這是朱德同志 1933 年給紅軍
烈士紀念塔的題字

在这不久之前（即 4 月 12 日），蔣介石集团受了帝国主义的指示，已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政变，屠杀了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，宣布反共。武汉的国民党看到工农群众运动不断向前发展，非常恐惧，他们又看到蔣介石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，逐渐变成了强大的反革命力量，非常羡慕。于是武汉的国民党动摇了，这年的 7 月 15 日他们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。从此黑暗籠罩了全国，到处都有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人民在流血牺牲，到处都是灾荒和匪禍。

我們的党曾經企图挽救革命的失敗，在这一年的 8 月 1 日，南

昌有一支三万多人的部队，在周恩来、朱德、賀龙、叶挺等同志指揮下武裝起义。这支队伍高举起革命的旗帜，从江西經過福建，向广东进军。但由于他们没有与当地的农民运动結合而孤軍独战，結果虽然保留了一小部分力量，大部分却在广东东部与敌人作战中被打垮了。从此，大革命失敗的形势确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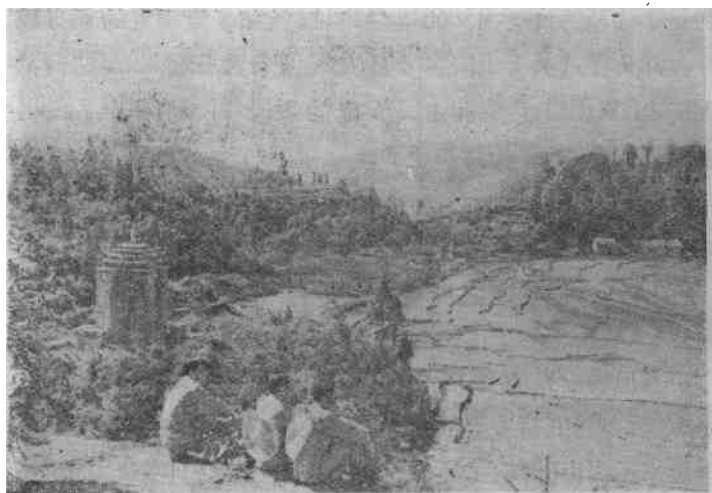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革命的种子是消灭不了的。我們的党就在这年的 8 月 7 日召开緊急會議（就是后来人們称它为“八七會議”），

糾正了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領導路線，改組了黨中央的領導成分。並且在這次會上決定號召農民進行秋收起義，堅決向敵人反擊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人民，並沒有被敵人的屠殺所嚇倒，新的戰鬥又開始了。

二 第一次打劫

各地響應黨的‘八七會議’號召，展開了秋收起義。在湖南方面，要算湘贛邊界地區的成績最好，這個地區不僅農民動員起來了，並且影響了城市里的工人、學生、店員等也都積極參加了這個運動，這說明廣大人民群眾都不甘心大革命的失敗。

發動秋收起義必須有武裝力量，因為這時跟敵人鬥爭，就不能象過去一樣發動群眾拿着長矛短戈去殺敵人，這會被敵人的洋槍洋炮打死的。我們必須有一支堅強的革命軍隊。可是這支軍隊從哪里來呢？巧得很，駐在武漢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警衛團和直屬隊的一部分，在黨員盧德銘同志領導下趕到南昌參加起義，走到半路上聽說南昌起義的部隊已經南下了，就只好把部隊折回修水（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西三省交界的地方），了解情況後，再決定行動。這時候湖南省委跟這支部隊聯繫上了，就組織他們參加這次湘東贛西地區的秋收起義。不久，平江、瀏陽、崇陽一帶農民自衛軍陸續趕到。另外安源礦工和萍鄉、醴陵的農民也組織了自己的武裝。



井岡山茨萍鄉的一角，左邊是烈士紀念塔，
中間的小房子是新建的毛澤東住宅

當時我正在盧德銘同志的隊伍中當參謀。我怎麼到了盧德銘同志的隊伍中的呢？原來在這之前，我還在洞庭湖西區做農民工作，馬日事變後，反动派到處捕人殺人，敵人也要通緝我，我就只好潛逃到武漢。我跟盧德銘部隊聯繫上了，於是我就在這個部隊工作。不久我也隨着這支部隊南下了。我們部隊到了修水之後，接到黨中央的指示，要我們部隊改編為“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”，以盧德銘同志為總指揮。於是我們部隊和地方武裝結合起來，改編為四個團。第一團系原來的武昌警衛團；第二團系由鄂南一支舊式武裝改編成的；第三團系平江、瀏陽的農民武裝改編成的；第四團由萍鄉、醴陵工人糾察隊組成的。部隊整頓好了之後（時間大約是1927年8月

中旬),工农革命軍的第一面紅旗就在江西修水县境誕生了。

不久,就在湘东贛西地区开始发动秋收起义。全軍进攻的总目标是長沙。具体計劃是这样:第一团和第二团为右路,自駐地修水出发,企图經長寿街,进攻平江;第四团为左路,自安源一带出发,攻占萍乡、醴陵后并向瀏阳前进;第三团自駐地銅鼓一带出发,向瀏阳前进拟与第四团会合后共同进攻瀏阳。这个計劃如果全部实现之后,即可以在長沙工人响应下,三路会攻長沙。

开始时我軍沿路消灭了不少地主武裝。但后来我們的战斗却进行得很不順利。第四团首先在瀏阳被敌人包围,損失兵力在三分之二以上,第二团在进攻長寿街的战斗中叛变了,并勾結敌人从后面襲击第一团,因此使第一团腹背受攻,被迫退出了战斗,好在沒有遭受到大的損失。第三团因不了解情况,繼續向瀏阳前进,走到瀏阳县东乡、白沙、張家坊三錢时,才知道第四团在瀏阳被敌人包围住了,損失惨重。第三团只好停止前进,回来与第一团会合,然后向瀏阳文家市前进。

正是我們的部队处于困难的时候,党中央派了毛泽东同志来领导。毛泽东同志經過瀏阳文家市附近被“民团”(地主武裝)扣留了,反动派不知道他就是毛泽东,同时又因为我們的部队正逼近文家市,敌人惊慌得很,他們就随便派了兩個团丁把毛泽东同志解往瀏阳县城。如果把毛泽东同志真的送到了瀏阳县城的話,那里有認識毛泽东同志的人,这就有生命危險了。毛泽东同志在被押解去瀏阳县城的途中,就跟這兩個团丁拉起关系来了。原来这两个团丁都是貧苦农民出身,毛泽

东同志就跟他們談农民怎样才能得到翻身的道理，其中有一个团丁听了这一番話之后非常感动，毛泽东同志就爭取这个团丁的同情，因而逃脫了敌人的監視，他跳进附近的一个深草的池塘里躲藏起来。两个团丁找不到毛泽东同志就着急了，于是强迫附近的老百姓来搜索他。他們在毛泽东同志躲藏的地方来回搜索，終于沒有发现。直到夜色蒼茫时，他們才停止了搜索。毛泽东同志脫了險，就連夜爬山过嶺，回到了革命队伍。这时他已經疲劳不堪了。我記得毛泽东同志来到部队时，穿着农民服裝，戴着一个草帽，臉晒得黑黑的。他的草鞋都走破了，只好赤脚走，他的脚底也走起泡来了。可是他还是很愉快，跟同志們見面时有說有笑。大家見到毛泽东同志来了，都很高兴，“毛委員来了”的消息立刻傳遍了整个部队。



領導秋收起義組成紅軍第一師時的毛澤東同志及其戰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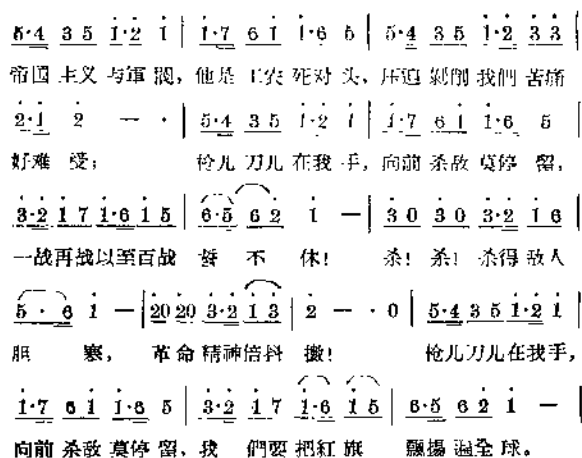
三 向井岡山進軍

毛澤東同志總結了這次進攻長沙的戰鬥，他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，說：本來這次三路進攻長沙的戰鬥是打不得的，在敵大我小，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跟敵人硬拚是得不償失的。革命已處於低潮時期，目前沒有必要進攻城市。那麼怎麼辦呢？人們都把眼光望着毛委員，希望從他那兒得到答案。毛澤東同志提出他的主張來：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、群眾條件又比較好的農村去建立根據地。這個新的方針後來就拿到部隊黨的會議上來討論，結果一致通過了。

於是總指揮部就立刻指示第一團和第三團余部由城市向農村退却。9月19日，部隊到了瀏陽的文家市集合後，就宣布南下了。

部隊跨過城市，沿着鄉村的小道朝遠遠的高山走去。南方的9月天，太陽照在身上仍然象火燙一樣，人們汗出多了，走路也就沒有力氣了。突然一陣大雨來到的時候，才把大家的頭腦澆得清醒了一點，可是又把大家淋得象水鷄一樣，實在不好受。南方的天氣常常變化無常，大雨過後不久太陽又出來了，它會立刻把人們身上的濕衣服晒干。在這種情況下有不少同志患瘧疾病，只好用擔架抬着走。走呀，走呀，同志們走疲勞了，就唱起歌來。

我記得當時我們曾經唱過這樣的歌：



歌声是能够驅走疲劳的，我們依靠这快乐的歌声，向前走去。

路程是那么遙远，走到何时才到目的地呢？多么想喝点水啊，多么想吃点东西啊！有的战士忍耐不住了，就講起怪話来。党员同志就要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起模范作用。談到这里，我就想起了我們的軍事指揮員盧德銘同志（党员），他有时走在队伍的前面，有时走在队伍的后面。他总是不断地招呼同志們：“辛苦点，我們是干革命嘛！”部队到了一定的地方之后，他就要求每个同志爭取時間好好休息。并且他吩咐大家脫衣服到河里洗澡，还要劝大家把穿湿了的衣服洗一下，反正太阳会立刻把它晒干的。他对部队全体人員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，可以說比自己的兄弟还要亲切。但是有的时候他却非常严厉，他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，兩只閃閃发光的眼睛狠狠地

盯住你，就象兩把刀一样刺进了你的心灵，这就是表示你这时犯了錯誤了，他对于任何人的錯誤絲毫也不肯寬恕的。有一次在行軍休息的时候，我不小心，手中的枪走火了，好在沒有打死人。盧德銘同志听到枪声后立刻走过来查問：“誰放枪？”大家看到他板着面孔，誰也不敢喘气。我說：“是我的枪走火！”盧德銘同志把我从头到尾看了一眼，問道：“为什么你的枪会走火？”我說：“不知道！”他把臉沉下来，就象审判员一样严厉地問道：“为什么不知道？”我实在无法回答了，只好說：“我就是不知道！”他更加发火了，叫道：“你浪费了一颗宝贵的子彈，并且有可能打死人，这就是你現在犯的錯誤。知道嗎？”我只好說：“知道了，以后再不犯这个錯誤了。”他就問我：“你今后怎样防止枪不走火呢？”我想了一下，說：“我以后注意小心保护武器，就象保护自己的腦袋一样。”他笑了，說：“应该这样！”这件事情才算結束了。……

我們的部队由文家市出发后，經過宜丰县的桐木，万載县的小規，到了瀘溪附近的地方，突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。我們前鋒部队的一个营立刻冲上去，占領前面的一个小山头，但是敌人集中火力拚命搶夺这个小山头，双方象拉鋸一样，前进又后退，后退又前进。我看見盧德銘同志亲自在山头指揮先鋒营作战。但是由于敌人事先占領了有利地势，再加上敌人的兵力十分集中，我們先鋒部队的一个营，終于被敌人打敗了。盧德銘同志就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。当时領导上並沒有立刻把盧德銘同志牺牲的消息告訴全体指战員，怕影响大家的情緒。我們在瀘溪打了一場敗仗，損失相当大。在我們队